契丹小字解读再探

刘凤翥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一、序　说

我们前几年发表的《契丹小字解读新探》（以下简称《新探》）[1]，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注意[2]。有感于《新探》所释出的契丹小字中汉语借词较多，契丹本民族词汇太少，而解读契丹小字中的契丹本民族的词汇应是契丹文字研究工作中最重要的课题，所以再写此文试图在这方面作些探索，以为引玉之砖。

契丹民族曾长期受突厥人和回鹘人控制，与蒙古族的祖先室韦同源于东胡，与女真族也长期接触，现在的达斡尔族又是由契丹发展而来[3]。它们同属于阿尔泰语系，在语言方面互相影响、前后继承，是理所当然的。根据对契丹小字研究的已有成果，得知契丹语中有的单词的发音与阿尔泰语系中各语族中的发音均相同或相近。例如"鸡"在契丹小字中作，发音为 daha，这既与女真语中发音为"替和"相近，也与回鹘语中发音"塔号"相近，还与蒙古语中发音"塔乞牙"相近，说明这个词是阿尔泰语系的共同语[4]。也有的契丹语单词的发音仅与蒙古语、回鹘语和女真语中的一种或两种的发音相同或相近。例如契丹小字中的"龙"作，音 lu。其发音仅与回鹘语和蒙古语相同，而不同于女真语。契丹小字中的"马"作，音 muri。其发音与蒙古语、女真语和达斡尔语的发音相同，而不同于回鹘语。契丹小字中"山羊"作发音为 ima，其情况与"马"相同。契丹小字中"兔"作，音 taula。其发音仅与蒙古语和达斡尔语相同或相近，而不与女真语和回鹘语相同。还有的契丹语单词的发音不与任何语言相同或相近，而是契丹语独有的。

本文尽量采用把契丹语与蒙古语、达斡尔语、回鹘语、女真语和满洲语对比的办法来解读契丹小字中的非汉语借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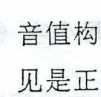
1）清格尔泰、刘凤翥、陈乃雄、于宝麟、邢复礼：《契丹小字解读新探》，《考古学报》1978 年 3 期。
2）西田龙雄：《契丹文字解读的新进展》，《言语》1981 年 1、2、3 号（日文），东京。
3）陈述：《试论达斡尔族的族源问题》，《民族研究》1959 年 8 期。
4）拙撰《契丹·女真文字简介》，《历史教学》1980 年 5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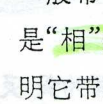
二、解　　读

（一）从契丹小字中的“仲”来解读契丹小字中的“契丹”、“可敦”和“哈喇契丹”

契丹小字《大金皇弟都统经略郎君行记》（以下简称《郎君行记》）是手屈一指的契丹小字与汉字对译的材料。由于便于验证，很多学者往往从《郎君行记》入手来研究契丹小字，本文也从它入手。

《郎君行记》汉文部分有“时天会十二年岁次甲寅仲冬十有四日”的纪年。早在 1933 年，王静如同志即通过对比的办法，释出契丹小字部分的为“仲冬”之意[1]。字也出现在契丹小字《道宗哀册》册盖中，只不过是把各个原字分开写的，罗福成把它释为“辽”[2]，村山七郎把它释为“契丹”[3]，达思今把它释为“契丹”和“寒冷的”[4]。

1976 年秋，在契丹文字研究小组的工作会议上，清格尔泰同志虽曾多次提出“仲”就是“中”，应与蒙古语的 dvmda 有关系，由于小组误把释为“夹谷”这一女真姓氏，从而把的音值构拟为 u[5]，清格尔泰同志的意见未引起注意。我认为，清格尔泰同志的“仲”即“中”的意见是正确的。阴历冬季是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仲冬十有四日”即“十一月十四日”。

字于义为“仲”即“中”既然已经弄清，下面探索一下它的音值。根据为“道”的音译，可知的音值为 d。“表示辅音的契丹原字，不一定是严格意义上的纯粹的辅音字母。它一般带有一个央元音 ə[6]”。实际上不一定全部带有央元音，还可能带有别的元音。例如是“相”的音译，然而声母并不是辅音 X 或带央元音的 xe，它单独存在时可用来音译“察”，说明它带的元音是 a，在与（ang）相拼时，采用反切法的形式，脱掉了元音 a，仅仅剩下了辅音，给人以是辅音的假象。的情况也是如此，它与相拼时，采用反切法的方式，脱落了它本身的元音，呈现出辅音 d 的表面现象。它自己构成单词或在单词中作为音节出现时，恢复了它本身所带的元音。的音值为 an[7]。字中三个原字音值现在已知两个，仅仅剩下的音值还不明。根据这种情况，与其把与蒙古语进行比较，还不如把它与达斡尔语进行比较更为妥当一些。于义为“中”、“中间”。“当中”的达斡尔语发音为 duanda[8]，共有三个音节，

1）王静如：《辽道宗及宣懿皇后契丹国字哀册初释》，《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本第四分册，475 页。
2）《辽陵石刻集录》卷四。
3）村山七郎：《契丹字的解读方法》，《言语研究》1951 年 17、18 合刊号（日文），东京。
4）B. C. 达思今：《契丹文字试读》，《亚非民族》1963 年 1 期（俄文），莫斯科。
5）《关于契丹小字研究》，《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7 年 4 期，90 页。
6）同上，91 页。
7）山路广明：《契丹语的研究》第一辑，1951 年油印本。
8）内蒙古大学蒙古语文研究室：《达汉满蒙词汇》67 页，1977 年油印本。

du 与对应，an 与对应，da 与对应。因而可以把我们以前误拟为 u 的的音值订正为 da。

契丹小字《萧仲恭墓志》第 6 行有三个字。根据我们研究，为“国”的所有格形式，为“字”的时位格形式，即“国的字”之义，字上的字是做定语的词，是说明什么国的，当为国名或朝代名。如上所述，的音值为 da。山路广明早已拟出的音值为 i^{u}。只剩下原字的音值不明。女真字中有，音“吉”，女真字中还有字，音“答卜”。契丹大字《北大王墓志》开头的二字为肽，我把它们与女真字对比后，把它们释为“契丹”。发音为“契”的契丹大字恰与契丹小字中的第一个原字的字形完全相同，说明小字中的是因袭的大字的字形和字音，因而契丹小字中的第一原字也可释为“契”的音译，如其音值为 ki，则的音值为 kidai，则恰与突厥文《暾欲谷碑》第 11、12 行以及《阙特勤碑》东面第 4 行“契丹”音 kitany 的发音相同，说明汉文在音译时，脱落了一个 i 音节。既然契丹小字中“契丹”一词作，而不作，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罗福成把契丹小字《道宗哀册》册盖中的释为“大辽国天祐”以及达思今把罗福成的释法发挥成“大契丹国天子”的种种释法。实际上，当时罗福成所作的不过是一种猜测。现经多方验证，契丹小字中不仅不是“契丹”，也不是“国”。契丹小字中，汉语借词的“国”作，非汉语借词的“国”作。

即实同志《契丹小字字源举隅》(《民族语文》1982 年 3 期)一文，把罗福成误写为的两个字订正为一字，这个字正是我们所释的“契丹”，在这个字上面的被罗福成误释为“国”的字应为“契丹”的定语，此字由和两个原字组成，为“虎”的音译，音 hu，发音与“哈”相近。字被借入女真文字中，在女真文中音“林”，追流溯源，它在契丹小字中发音也应为“林”或近于“林”，从而可以推测这个原字来源于汉字“利”。的应发音为“哈喇”，为“黑”之意。它恰可以作“契丹”的定语。

“哈喇契丹”一般指西辽，也可用来称辽[2]。据此可以把契丹小字《道宗哀册篆盖》全文释为“伟大的中央的哈喇契丹仁圣大孝文皇帝哀册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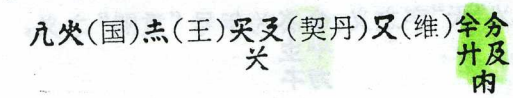
“哈喇契丹”两词的契丹小字也出现在《萧仲恭墓志》第 47 行中。

于义为“契丹”的契丹小字在《萧仲恭墓志》第 6 行也有，现把那段契丹小字及汉文释

1) 山路广明：《契丹语的研究》第一辑，1951 年油印本。

2) 陈述：《哈喇契丹说》，《历史研究》1956 年 2 期。

文抄写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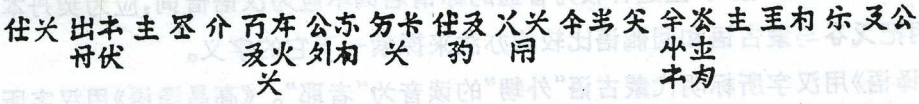
按汉文习惯，上边的契丹小字应释为“国王生于契丹［朝］大安六庚午年五月三日”。萧仲恭虽为辽代贵族，但被金人俘虏后仍被重用，生前曾任殿前都点检和尚书左丞相，并被封为“越国王”。墓志中所提的“国王”即墓主人“越国王”萧仲恭。因为是金代的墓志，所以尽力回避用辽代的年号，仅仅在这个地方用了一次辽代的年号，点明墓主人的生辰年月，又惟恐后人不知墓主人所生的“大安”是哪个朝代的年号，所以特意点明是契丹时代的。墓志下面的叙事都用墓主人的年龄来表示时间，及至金代天辅六年墓主人被金人俘虏后，其在金代的活动则全部用金代的年号纪年，而不再用年龄来表示时间。

咸雍二年(公元 1066 年)，契丹国再次改称“大辽”。大安六年(公元 1090 年)虽然已是“大辽”的年号，但这不妨碍金代称此时的“大辽”为“契丹”。金代往往把“辽”称为“契丹”。例如《大金得胜陀颂》的汉文部分有“辽季失道，腥闻于天”。在女真文部份用“契丹”之音的来译“辽”[1]。女真文是用“契丹”译“辽”，金代的契丹文当然也可以用“契丹”一词来译“辽”。《萧仲恭墓志》就是如此。

于义为“契丹”的契丹小字还见于《萧仲恭墓志》第 10 行。至于契丹小字《宣懿哀册》第 11 行的是否也是“契丹”则尚待进一步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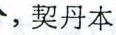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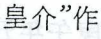
据此，我们可以构拟出的音值为 ki 或 gi。

契丹小字《仁懿哀册》第 4 行、5 行有下列一段大部已被释出的契丹小字：



其中三字为“皇太后”之音译，是全句的主语。二字虽然还不知其具体含意，但它为“皇太介”的定语无疑。为契丹皇姓“耶律”，为人名的所有格形式。人名还出现在契丹小字《兴宗哀册》第 7 行中，在那里就没有所有格词尾。这一人名根据其所在的位置似为兴宗皇帝的名字，兴宗名讳不堇。契丹原字可做所有格词尾，读音 n，作为音节使用时，其音值可能为 ni。因此可以把三个原字的音值分别拟为 ni、b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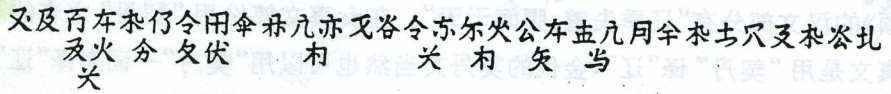
1) 田村实造：《大金得胜陀颂碑之研究》，《东洋史研究》第 2 卷 5 号、6 号，1937 年。译文载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史译文集》1980 年第 8 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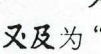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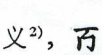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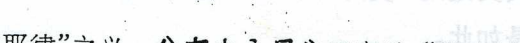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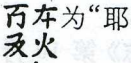
jin，的音值下面还要详细讨论。字一词中虽然有的原字的音值还不清楚，但该字为"妻"字之义似为无疑。为"兴宗"之音译，为"天"字之义，为年号"重熙"之义，为"皇帝"之字译，为所有格词尾。根据所在的位置，该二字为"皇后"之义。但契丹小字中汉语借词"皇介"作，契丹本民族语词"腻俚著"作，均与此不同。我们已知的音值为 da，的音值为 n，二者相拼为 dan，读音与"敦"极为相近。我们又知"辽因突厥，称皇后曰'可敦'[1]"。此处的为"可敦"可定而无疑。突厥文《暾欲谷碑》第31行中，"可敦"的音值为 katun，我们亦可据此构拟出的音值为 ka。至此我们可以把上述那段契丹小字释为"某某皇太后，耶律夷不堇之妻，[即]兴宗天重熙皇帝之可敦"。

就这样，通过、和三字的互相印证，反复说明的音值为 da 之不误。真可谓一通皆通，并没有互相矛盾的现象。

（二）契丹小字中的"外甥"、"国舅"、"挞不也"和"夫人"

契丹小字《故耶律氏铭石》（以下简称《铭石》）第一行为：



其中为"大"字之义[2]，为"耶律"之义。三字为"墓志铭"之义[3]。为"将军"之音译[4]，并有所有格词尾。字应为"将军"的名字或封号之类的定语。"将军"下边应为称谓名谓，其音值为 shi[5]。契丹语中有 zh、ch、sh 不分的现象。汉语中与 shi 发音相近的称谓名词为"侄"，但这种较为普通的称谓名词不应为汉语借词，应为契丹本民族语词。我们用把与蒙古语和回鹘语比较的办法来探索一下它的字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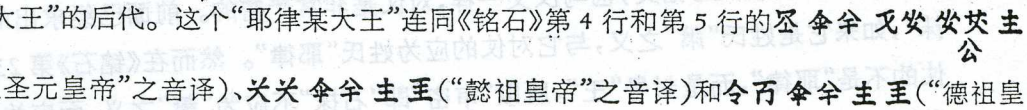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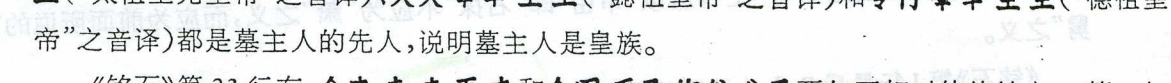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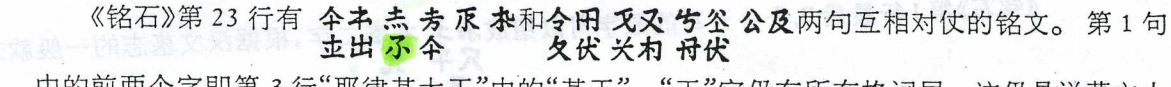
鞑靼馆《华夷译语》用汉字所标明代蒙古语"外甥"的读音为"者耶"。《高昌译语》用汉字所标明代回鹘语"外甥"的读音为"尺呀"。契丹语 zh、ch、sh 不分，则的发音 shi 与"者耶"和"尺呀"均相近，所以为"外甥"之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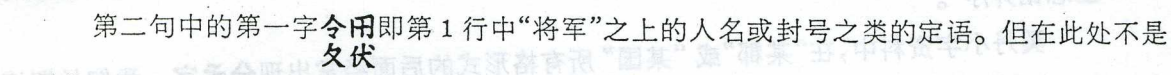
由于本人生平事绩不显赫，而其外祖父或舅父名声显赫时，辽代汉文墓志中往往把这种光彩的社会关系说清楚。例如《耿知新墓志》说："大横帐、燕京留守、燕王、移镇南王、累赠陈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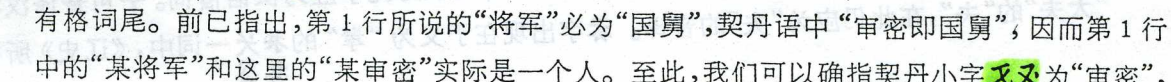
1）《辽史》卷七十一《后妃传》，1198 页，中华书局标点本，下同。
2）《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本第四分册，471 页。
3）厉鼎煃：《义县出土契丹文墓志铭考释》，《考古学报》1954 年 8 期。
4）《考古学报》1978 年 3 期，383 页。
5）同上，373、376 页。本文一般用汉语拼音方案标音，凡引用别人的标音，概从原著，不加改动。凡用国际音标加方括弧。

王，乃外祖父也。封陈国迺邏免夫人，乃外祖母也。左千牛卫小将军，乃孟舅也。崇德宫汉儿渤海都部署，银青崇禄大夫，检校司空，乃仲舅也。帅府将军，乃季舅也”[1]。《韩资道墓志》也说“先夫人张氏所出，即守司徒兼中书令克恭之外孙也”[2]。汉文如此，契丹文当然也可以如此。《铭石》一开头就点明墓主人是“某将军”的“外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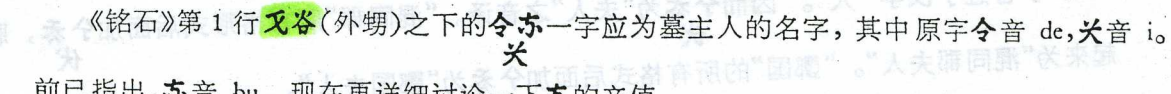
根据《铭石》汉文志盖，我们可以知道墓主人姓耶律氏。终辽一代，耶律和萧联姻。耶律氏的外祖父家必姓萧，萧氏是辽代的国舅族。《铭石》第 1 行的“某将军”必为萧氏。《辽史》有“二审密：一曰乙室已，二曰拔里，即国舅也[3]”。这句话可以简化为“审密即国舅”。下面我们探索一下契丹小字中的“审密”。

《铭石》第 3 行有四字。为姓氏“耶律”。一词中虽尚有原字的音值不清楚，但这个字为人名或封号之类似无疑意，姑且以“某”代替。为“大王”的音译，为“王”字的所有格词尾，上面的四个契丹小字为“耶律某大王”的意思。这是说墓主人是这个“耶律某大王”的后代。这个“耶律某大王”连同《铭石》第 4 行和第 5 行的（“太祖圣元皇帝”之音译）、（“懿祖皇帝”之音译）和（“德祖皇帝”之音译）都是墓主人的先人，说明墓主人是皇族。

《铭石》第 23 行有两句互相对仗的铭文。第 1 句中的前两个字即第 3 行“耶律某大王”中的“某王”，“王”字仍有所有格词尾。这仍是说墓主人为“某王”的什么人。

第二句中的第一字即第 1 行中“将军”之上的人名或封号之类的定语。但在此处不是定的“将军”，而是。音 shi，音 m，音 i，三者相拼恰与“审密”之音相近，为所有格词尾。前已指出，第 1 行所说的“将军”必为“国舅”，契丹语中“审密即国舅”，因而第 1 行中的“某将军”和这里的“某审密”实际是一个人。至此，我们可以确指契丹小字为“审密”，它于义为“国舅”。

这个“某将军”即“某国舅”的外甥究竟是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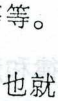
《铭石》第 1 行（外甥）之下的一字应为墓主人的名字，其中原字音 de，音 i。前已指出，音 bu，现在再详细讨论一下的音值。

与女真字字形极为相近。女真字当仿照契丹小原字制成，二者在读音方面当有

1）《耿知新墓志》，《辽宁第一师范学院学报》1978 年 3 期。

2）《韩资道墓志》，《文物资料丛刊》第 2 册。

3）《辽史》卷三十二，381 页。

关系。女真字音府、抚、弗。契丹语中有 P、f 不分的现象。考虑到契丹人中叫“挞不也”或“塔不也”的人特别多，例如“(萧)孝友，字挞不也[1]”，“(耶律)挞不也，字胡独堇[2]”，“萧兀纳，一名挞不也”[3]，“耶律挞不也，字撒班”[4]、“萧挞不也，字斡里端”[5]、“耶律塔不也，仲父房之后”[6]，等等。因此，可以把契丹小字推测为人名“挞不也”。据《金史·国语解》“答不也，耘田者”。也就是说《铭石》的墓主人为耶律挞不也。这个耶律挞不也是否见于《辽史》，或是《辽史》中的哪个耶律挞不也？都有待进一步研究。

《铭石》第 1 行字后面的应为所有格形式的墓主人的官衔。其中第 1 个原字的音值不清楚，第 2 个原字为“尉”字之音译。第 3 个原字为所有格词尾。

《辽史》卷一百十六国语解说：“又有言以汉字书者曰耶律、萧，以契丹字书者日移剌石抹，则亦无可考矣”。对于这个“无可考”的问题，我们不妨考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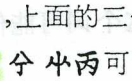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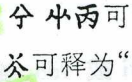
契丹文墓志中的铭文，也与汉文一样，对仗是非常严密的。前面已经求出的“审密”即“石抹”，如果它是姓氏“萧”之义，与它对仗的应为姓氏“耶律”。然而在《铭石》第 23 行与“审密”对仗的不是“耶律”，而是封号“王”，所以“审密”即“石抹”不应为“萧”之义，而应为前面所说的“国舅”之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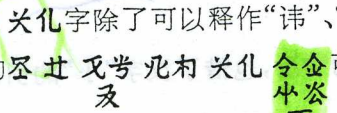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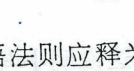
《铭石》第 1 行最后几个分开写的原字可以组成二字，根据汉文墓志的一般款式，它们应为“并序”之意。至此，可以把《铭石》第 1 行释为“大耶律□某将军之外甥挞不也□尉之墓志铭并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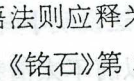
契丹小字资料中，在“某郡”或“某国”所有格形式的后面经常出现字。我们长期把它当作非汉语借词来解读，但没有取得什么进展。现在我认为此字应为汉语借词。可音译汉字“大夫”的“夫”，在此仍应为“夫”的音译。字出现在于义为“孝”的一词中，《辽史》所标契丹语“孝”的读音为“赤实得本”。音 ch，音 i，二者相拼恰音“赤”。音 shi，正是“实”的音。音 de，正是“得”的音。音 Pe，音 n，二者相拼恰为“本”的音。与相拼为 shin，于音近于汉字“人”。因而为“夫人”之音译。“混同郡”所有格形式后面加，联起来为“混同郡夫人”。“鄚国”的所有格式后面加为“鄚国夫人”。

1) 《辽史》卷八十七，1334 页。
2) 《辽史》卷九十六，1397 页。
3) 《辽史》卷九十八，1413 页。
4) 《辽史》卷九十九，1421 页。
5) 《辽史》卷九十九，1422 页。
6) 《辽史》卷一百一十一，1494 页。

（三）契丹小字“六院部”、“迭剌部”和“阿思斡鲁朵”

《铭石》第 1 行的（挞不也某尉的）二字也出现在《铭石》第 3 行中，作。“某尉”由于是做主语用，所以去掉了所有格词尾，它与不仅做了颠倒，而且用一个字隔开。音 iri，为“讳”字之义。但此字比汉字“讳”的用法较宽。汉字“讳”仅仅在说死人“名叫”什么时才用。而契丹小字既可以用在死人身上，也可以用在活人身上。例如，上面的三个契丹小字可以释为“某尉讳挞不也”。契丹小字《萧令公墓志》第 3 行的可释为“太师讳富留”。这些都是说的死人。《郎君行记》第 5 行的可释为“名王圭奉题”这是用在活人身上的例子。

字除了可以释作“讳”、“名叫”之外，还可释作封号的“号”。例如《萧令公墓志》第 11 行的可逐字释作“太子少师号封”，“师”字下有所有格词尾，按着汉语语法则应释为“封太子少师之号”。《许王墓志》背面第 4 行的为“许王之号”。

《铭石》第 3 行（某尉讳挞不也）下面的字为。字的读音虽然还没有令人信服的拟法，但它于义为“六”却是从三十年代以来一直为学界所公认。

《辽史》列传在介绍某人时，往往指出某人为某部人，其中“六院部人”占绝大多数。例如“耶律斜涅赤，字撒剌，六院部舍利褒古直之族”[1]；“耶律觌烈，字兀里轸，六院部蒲古只夷离堇之后”[2]；“耶律铎臻，字敌辇，六院部人”[3]，等等。根据《辽史》的这种格式，我们可以把《铭石》第 3 行的前六个字释文如下：

尉某　讳　挞不也　六　院　部

下面讨论和。

的音值为 u。的字形近似于读音为 ri 的原字，又近似于读音为“勒”的女真文字，它们在音上也应有某种关系，B. C. 达思今把它构拟为 r[4] 是有一定道理的。女真字二字音“呕勒”，为“院”字之义[5]，恰与的读音相同，所以也应为“院”字之义。在汉语中，“宫”与“院”为近义词，往往把二字联起来构成绵联词。例如京剧《四郎探母》中有“杨延辉坐宫院自思自叹”的唱词。契丹小字亦如此，它既有“院”字之义，又有“宫”字之义。

契丹语中“宫曰斡鲁朵”[6]。《高昌译语》用汉字所标明代回鹘语“宫”读“兀儿都”，与契丹语

1）《辽史》卷七十三，1224 页。
2）《辽史》卷七十五，1237 页。
3）《辽史》卷七十五，1239 页。
4）B. C. 达思今：《契丹文字试读》，《亚非民族》1963 年 1 期。
5）罗福成类次本《女真译语》宫室门。
6）《辽史》卷三十一《营卫志上》，362 页。

相同。明代蒙古语“宫”读“斡耳朵格尔”[1]，这说明蒙古语中的“斡耳朵”是从回鹘语或契丹语中借来的，唯恐人家不明白，所以还加了一个解释性的同义语“格尔”。这正如汉语中的“沙皇”一词，“沙”本来是音译俄文的“皇”，但唯恐人家不明白，所以又加了一个解释性的“皇”字。女真语中也有这种情况，丙种本《女真译语》“皇宫”读“斡儿多哈安博”，也是唯恐人家不明白于义为“宫”的“斡儿多”，而加了一个解释性的“哈安博”。“哈安”即“汗”，也就是“皇帝”。“博”为“房子”之义。也就是说“斡儿多”为“汗房”之意。契丹语中的“斡鲁朵”、回鹘语中的“兀儿都”、蒙古语中的“斡耳朵”和女真语中的“斡儿多”是一回事。蒙古语和女真语中的这个词可能借自契丹语，所以都加上了解释性的词。

契丹小字**爻化**的读音或如“呕勒”，或如“斡鲁朵”，因而**化**的音值可能为 ri 或 rdo，或者二者兼而有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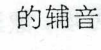
契丹小字**小**为“部”字之义。这个字不仅借了汉字“小”的字形，也借了汉字“小”的引伸义。部落对国家或民族来说，当然是小小的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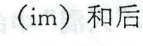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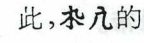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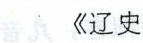
“六院部”三个契丹小字在《萧仲恭墓志》第 3 行又被写作**𘬀 爻化 𘬁𘬀**。这说明**小**与**𘬁𘬀**是同音同义字。求出了**𘬁𘬀**的音也就求出了**小**的音。**𘬁**音 m。**𘬀**的音值虽然以前不太清楚，但根据达斡尔语中把“族”、“集体”、“氏族集团”称作 mokon[2]，满洲语中把“一族”、“一群”等叫 Mukun[3]。第 1 个音节都与契丹原字**𘬁**相近，所以**𘬁𘬀**和**小**的读音也应为 mokon 或 mukun。**𘬀**的音值为 kun 或 kon。

《铭石》第 4 行的**𘬂 𘬃 𘬄 𘬅 𘬆 𘬇 𘬈 𘬉**六字，在阎万章同志提示下，我们已释为所有格形式的“太祖圣元皇帝”之音译。在这六字下面的**𘬊 𘬋 小**二字，根据上面的考证，**小**字为“部”之义。又据《辽史》卷一，“太祖大圣大明神烈皇帝，姓耶律氏，讳亿，字阿保机，小字啜里只，契丹迭剌部霞瀚益石烈乡耶律弥里人”的记载，**𘬊 𘬋 小**为“迭剌部”可定而无疑。我们曾把**𘬊**的音值拟为 de，则与“迭”的读音相近，**𘬋**的音值当为 la，**𘬃**应为表示语法的附加成分。这样，互相验证了**小**为“部”字之义。

契丹小字《道宗哀册》和《宣懿哀册》撰者耶律固的官衔大部分已被我们考释清楚，开头的**𘬌𘬍 爻化**二字长期悬而未决。现在既已释出**爻化**为“宫”字之义，我们再探讨一下**𘬌𘬍**。**𘬌**余为汉字“册”的音译，可知**𘬌**的音值为 c，契丹语中有 z、c、s 不分的现象，辽代十二个宫卫中，只有道宗“阿思斡鲁朵”的“阿思”中的“思”与**𘬌**的音值相近。“思”在上古汉语语音中有尾音 g，**𘬍**的音值恰为 g，一个“思”字恰好是音译的**𘬌𘬍**这个词干，**𘬎**为所有格词尾。从“阿

1) 鞠恒馆：《华夷译语》宫室门。
2) 《达汉满蒙词汇》228 页，1972 年油印本。
3) 羽田亨：《满和辞典》318 页。

思”来分析，这个原字的音值在拼写契丹本民族语词时可能不单纯是 z、c、s 这样一种单纯的辅音，在辅音前面很可能有一个轻微的元音 a 或 e，这种情况正如我们在《新探》中所说的(im) 和后面将要说的(ik) 的情况一样。“阿”字可能是音译的这个微弱的元音 a 或 e。因此，的音值可能为 ecig，正好用“阿思”来音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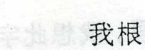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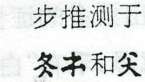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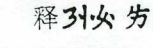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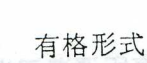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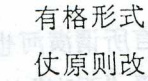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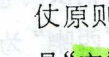
《辽史》卷三十一营卫志说：“阿思斡鲁朵，道宗置。是为太和宫。宽大曰‘阿思’。以诸斡鲁朵御前承应人及兴中府户置”。为“阿思斡鲁朵”，即“宽大宫”之义，汉译为“太和宫”。下面的契丹小字为“御院通进”之音译。《道宗哀册》和《宣懿哀册》的撰者耶律固担任道宗所置的“阿思斡鲁朵御院通进”在时代上正好相符合。契丹小字中的耶律固这一人名是苏赫同志首先释出的[1]，这是对契丹小字研究的一大贡献。

（四）契丹小字中的“地清”和“天混”，“玉兔”和“金乌”

契丹小字《宣懿哀册》第 28 至 29 行有下列四句话：



其中为“地”、为“天”、为“兔”、为年号“清宁”。这些释文已被学界所公认，在此不再详说。

我根据对仗的原则和《辽史》卷六十三《世表》“天动也，有恒度；地静也，有恒形”的记载，初步推测于义为年号“清宁”的字主要意思是“宁”，宁与静同义，所以我在一份草稿中把和分别释为“地静”和“天动”。1978 年，草稿送沈汇同志审阅。他指出，为“动”的释法说服力不强，必须找出它的音来才好定它的义。他还指出，《契丹小字“许王墓志”考释》[2]中释为“混同郡”是对的，正如同“禄”的音译可以用同音字代替一样，音译“混”的也可以用同音字代替。《铭石》第 18 行的三字亦为“混同郡”音译的所有格形式，来源于汉字“昆”。我采纳了沈同志的意见，改释为“天混”，相应地也根据对仗原则改释为“地清”。也就是说于义为年号“清宁”的字主要意思是“清”而不是“宁”。

宣懿皇后是被诬蔑与赵惟一通奸而赐死的，而且还株连了她的儿子。对于这样一件冤案，道宗竟然毫无察觉。这一冤案直到耶律延禧（即天祚帝）即位后才得到平反昭雪。汉字《宣懿哀册》和契丹小字《宣懿哀册》虽然不是对译的，但二者都有哀悼和平反的内容。例如汉文

1）苏赫：《“故耶律氏铭石”考释》，《文物资料丛刊》第五辑，1981 年。

2）刘凤翥、于宝麟：《契丹小字“许王墓志”考释》，《文物资料丛刊》第一辑，1977 年。

《宣懿哀册》有“载念宠渥，失于奸臣，青蝇之旧污知妄，白璧之清辉可珍。如金石之音默而复振，如镜鉴之彩昏而复新”[1]。这无非是说宣懿皇后像无瑕的白璧那样清辉可珍，像透明的镜鉴那样清白。这也正是契丹小字《宣懿哀册》中“地清”注脚。因而“地清”、“天混”中的“地”和“天”表面上是说的自然界的“地”和“天”，实际上是比喻宣懿皇后和道宗皇帝。

《辽史》卷三十一《营卫志》说，契丹语中的“玉曰‘弧稳’”。根据我们的拟音，音 g，音 u，二者相拼的字，读音近于“弧稳”，所以初步推定为“玉”字之义，它与连在一起为“玉兔”之义。玉兔就是月亮。

在汉文资料中，“玉兔”经常与表示“太阳”的“金乌”对仗使用。例如，“金乌东谷，随佛日以施仁；玉兔西山，引慈云而布润”[2]。韩琮的诗中也有“金乌长飞玉兔走，青髭长青古无有”之句。因而与（玉兔）对仗的应为“金乌”之义。这就是当时解读的简单经过。

现在着重说一说和。契丹小字释为“戊”和“己”已为学界所公议。但这个字也出现在《郎君行记》第 1 行中。《郎君行记》最后的“右译前言”四字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郎君行记》的汉文是译的前边的契丹小字。王静如同志早在三十年代初就把《郎君行记》中的释为汉文部份的“金”[3]。于是产生了“金”与“戊己”有什么联系的问题。虽然有的学者提出契丹小字是用五行代十干的意见，但“戊己”配“土”不配“金”，矛盾仍未解决。日本的山路广明举蒙古语和满洲语以五行所配的颜色表示十干为例，首次提出契丹小字中的、、、四字“其原意大概分别为青、黄、白、黑”的意见。他还说，“由于被释为金的意思，我想此字有金、黄两种意思，这从色彩上看也是容易领会的”[4]。然而山路广明不仅没有举出更多的证据论证契丹小字有“金”和“黄”两种意思，而且在同一文章中又说有“黄金”的意思，有“白银”的意思。由“黄”和“金”两种意思变为“黄金”一种意思，陷入自我矛盾之中。因而他的意见并没有引起学界的足够注意。

即实同志最近也提出“契丹语亦用五色表示天干，则己当是黄色，黄，契丹语曰‘袅罗个’”[5]。

《契丹国志·契丹国初兴本末》：“袅罗个没里，复名女古没里，……华言所谓潢河也”。据此知契丹语“潢”音“袅罗个”，又音“女古”。潢水今名西喇木伦河，源于蒙古语，“西喇”为“黄”之义。“木伦”即契丹语“没里”，“河”之意。因而可知“潢河”即“黄河”。契丹语中的“袅罗个”和“女古”实际为“黄”之义。又据《辽史》卷三十一《营卫志》，契丹语“金曰‘女古’”。原来在契

1）据手拓汉字《宣懿哀册》拓本。
2）国粹堂写本《敦煌石室真迹录》丙集所收窦夫子撰《大番故敦煌郡莫高窟阴处士公修功德记》。
3）《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本第四分册，475 页。
4）山路广明：《契丹语的研究》第一辑，1951 年油印本。
5）即实：《契丹字源一斑》，《社会科学辑刊》1981 年 3 期，109 页。

丹语中“金”和“黄”都音“女古”，二者是同音词。既然如此，当然可以用一个字来表达，这正如同契丹小字既可释“光禄大夫”的“录”（见《萧仲恭墓志》第 21 行），又可以释为“辰龙”的“龙”（《仁懿哀册》抄本第11行），因为契丹语中“龙”音“禄”。所以契丹小字可以根据不同情况释为“金”和“黄”。

十干中的契丹小字本义为“黄”，因为“黄”配“土”，“土”配“戊己”，所以可以根据汉文习惯把表示十干的释为“戊”或“己”。而《郎君行记》中的则应释“大金”的“金”。

契丹小字中有些原字加一点后于音于义仍和不加点的相同。例如和均可释为“龙”，、均可释为“庚、辛、白”，和均可释为音译的“尉”，等等。因此，和也应均可释为“金”和“黄”。所以《郎君行记》中“大金国”的“金”作，而《宣懿哀册》中“金乌”的“金”作，乃是顺理成章的事。

《萧令公墓志》第 4 行有，《许王墓志》第 5 行有，《道宗哀册》第 10 行也有。除字外，其它的字已有可信的释文，惟有字悬而未决。这些场合的，都应是辽太祖专有的尊号，但应如何译法？《契丹国志》卷一说，“神册元年，是年，阿保机始自称皇帝，国人谓之天皇王”。《资治通鉴》卷二六六所引《汉高祖实录》也说“（阿保机）怙强恃勇，拒诸族不受代，自号天皇王。”据《康熙字典》引《正韵》，皇“于放切，黄去声，义同”。可知皇与黄同义。上面的三个均可释为天黄，因为皇与黄同义，所以汉文资料中记为“天皇”。“天皇王”的原义为“天黄王”。所以，为带有所有格词尾的“大圣天黄皇帝”之义，也可释为“大圣天皇皇帝”。为带有所有格词尾的“太祖天黄皇帝”之义，也可释为“太祖天皇皇帝”。所谓“天皇皇帝”正是“天皇王”，因为“王”与“皇帝”意义相近。虽然契丹语中的“汗”与“皇帝”同义，但字不能释为“汗”。因为的本义为“黄”，与“汗”的音不同，因而与“汗”无涉。契丹小字中，“汗”作。

至此，契丹小字资料中几处出现和的地方已全部解释清楚。下面说一下和的音值。

前面已经谈到，契丹语“黄”和“金”均音“女古”，为什么“黄”还音“袅罗个”呢？

现在的西喇木伦河，唐以前叫饶乐水、弱洛水、如洛瓌水等。唐以后叫袅罗个没里、女古没里等。这些都是同音异译，只不过有的译法脱落了一个音节而已。其中音节保存比较完整的是“如洛瓌”和“袅罗个”。“女”与“汝”在古代通用，此处“女古”的“女”实际音“汝”。饶、弱、如，女音相近。乐，洛、罗音相近。瓌与古音相近。饶乐和弱洛都脱落了末尾的音节“个”或“瓌”。女古则脱落了中间的音节“洛”或“罗”。在构拟和的音值时，第一个音节应参照饶、弱、如、袅、和汝五个字；第二个音节应参考乐、洛、和罗三个字的读音；第三个音节应参考瓌、个和古三个汉字的读音。大致可以描记为 rulugu。

我们已推测出的音值为 h，沈汇同志指出为“混”音译，我推测的音值为 he 或 ha。的音值应为 hehe 或 haha。这恰与《女真译语》鸟兽门用汉字所标明代女真语“乌鸦”音“哈

哈”的读音相同。

达斡尔语与契丹语有很规律的语音对应关系。契丹语中的 h，在达斡尔语中多变为 g。根据这种关系，达斡尔语中管“乌鸦”叫 gaga[1] 也与契丹语有着渊源关系。至此，契丹小字中的“玉兔”和“金乌”全部考释清楚。

（五）契丹小字 （蛇）字读音的验证和 （仁圣）二字的读音

契丹小字，早在三十年代初，王静如、罗福成等人已释为十二支中的“巳”字之义。五十年代初，日本的村山七郎，山路广明和我国的阎万章又提出契丹语中以十二兽代十二支的意见。此后诸学者又释为“蛇”。山路广明并把原字拟音为 me[2]。因缺乏验证，他的拟音长期没有得到公认。

根据契丹小字解读的实践来看，十二兽中，凡是蒙古语的读音同于或近于女真语者，契丹语的读音也往往与蒙古语相同或相近，例如马、山羊、鸡等。“蛇”在女真语中音“梅黑”[3]，在蒙古语中音“抹孩”[4]，二者读音相近。前已指出，契丹原字音 he 或 ha。又据契丹小字为“率”的音译[5]，知原字音 ai。再据山路广明拟音为 me 的成果，则的音值大致可以构拟为 me + ha + ai → mehai。恰与蒙古语和女真语的读音相近。

我们在《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7 年第 4 期第 43 页曾列举了经我们验证的国外学者读对或接近读对的契丹原字 32 个。现在应补入山路广明把拟为 me 的这一成果。还应补入达思今把拟为 r 的成果。

契丹小字“仁”作。已知的音值为 u，的音值为 pu 或 pen。如前所述，的音值为 ri 或 rdo。根据这些已知的音值来比较就会发现，在阿尔泰语系中，唯有回鹘语中“仁”的读音与这些已知音值相吻合。《高昌译语》用汉字所标明代回鹘语“仁”的读音为“以库剌思灰”。如果把的音值构拟为 ik，则的音值为 ikuripen。词干 ikuri 恰与“以库剌”的发音相近。我们可以把“思灰”和 pen 看作表示语法关系的附加成分。顺便说明一下，（ik）与（u）相拼时，ik 先分解为 i 和 k 两个音素，元音 i 单独构成一个音节，音素 k 与 u 相拼又构成 ku 的音节。这种拼音方法恰与（im）和（a）相拼而为 i 和 ma 两个音节的情况相同。

契丹小字为“圣”字之义也是学界早已公认的，至于读音虽然偶有涉及，但从无读对

1）《达汉满蒙词汇》90 页，1977 年油印本。
2）山路广明：《契丹语的研究》第一辑，1951 年油印本。
3）罗福成类次本《女真译语》鸟兽门。
4）鞑靼馆：《华夷译语》鸟兽门。
5）刘凤翥、于宝麟：《契丹小字“故耶律铭石”跋尾》，《文物资料丛刊》第五辑，1981 年。

者。现在已知音 me，音 u，的音值虽然还不太清楚，但突厥语中 məngi（快乐）加词缀 gü 构成名词 məngigü，有“神圣”之义[1]。所以的读音应与突厥语中的 məngigu 有关，其读音可能为 mugu。因而的音值可能为 gu。我们以前采用长田夏树的意见，把拟音为 sun，不可靠，应修正为 gu。可能来源于汉字“孤”。

三、对契丹原字性质的再认识

契丹小字是由契丹原字组合成的。现有契丹原字的数目，据契丹文字研究小组所造的铜模数计 377 个，但其中尚有可以合并的异体字，实际数目约 350 个左右。每个契丹小字实际是一个单词，由一至七个不等的原字组成。

我们由于是从解读契丹小字中的汉语借词入手来研究契丹小字的，而汉语借词的契丹小字很少由一个原字组成，绝大多数都是由二至三个原字组成。例如与相拼为“尚”的音译，与相拼为“禄”的音译，、、三原字相拼为“检”的音译，、、三原字相拼为“殿”的音译，等等。给人的印象是原字中既有表示声母的辅音，也有表示韵母的元音，原字呈现音素的性质。但有的原字可以单独构成契丹小字，例如音 lu，为“龙”或汉语借词“禄”之义；为“察”的音译，等等。这又说明起码有一部分原字不是音素而是音节。所以我们曾提出过契丹小字是“一种文乎音节文字和音素文字之间的拼音文字。”

随着研究工作的逐步深入，对原字的性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377个原字中有近半数可以用单体的形式构成单词，这些当然都是音节，有的甚至是多音节。在不能单独构成单词的另一半原字中，有很多在单词中表示的是一个音节而不是音素，例如在一词中就是表示 shi 音节而不是音素 sh。还有的双原字单词中的两个原字都是我们过去所认为的表示声母的辅音原字而没有表示元音的原字。例如、、，等等。还有些过去所认为的辅音也不仅仅带有央元音 ə，例如为“尚”的音译，似为辅音 sh，它本身所带的元音不是 ə 而是 a，因为它可以作为“察”的音译。所带的元音似乎也不是 ə 而是 u。我们曾把契丹原字中近于辅音的原字说它们一律带有央元音 ə，看来也不太精确。实际上，契丹原音中并没有单纯的音素，都是音节。除了一少部分是多音节外，大部分是单音节。每个似乎为辅音的原字都分别附有不同的元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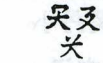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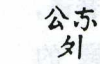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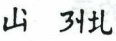
契丹小字的拼音方法是采用汉字的反切法。与相拼是 mu + ən → mən。中的元音 u 在拼音时被切掉了。所以呈现辅音 m 这种音素的性质。、、、等都呈现辅音 d 这种音素的假象。这种现象正说明契丹小字尚处于拼音文字的初级阶段，所以它还没有表示音素的原字，所有原字都是音节。由于它的拼音方法是采用汉字的反切法，所以给人以假象。

1）中央民族学院民语系编《古代突厥语文献语法》60 页，1977 年油印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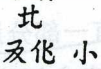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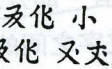
在拼音时，表示声母的原字脱落了元音，呈现出音素的假象。**公**、**令**、**尺**、**叉**等原字不是单纯的辅音 d，它们是分别带有不同的音节。在拼音时，它们都切掉了元音，才呈现出辅音 d 的假象，这时它们在读音上似乎都是 d。其实不然，因为加上它们的各自的元音后就现出它们互相区别的原形了。这就是我对契丹原字性质的新认识。这种认识不一定正确，为了引起讨论，作为一种意见提了出来，以求方家指正。

契丹小字研究的重点是认字。现把本文新解读的契丹小字及原字列举在下面，以做为本文的总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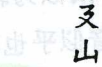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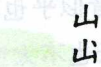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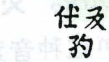
既知读音又知其义的新释契丹小字

契丹小字	汉　义	读　音
	契　丹	kiday
	夷不堇(人名)	nibujin
	可　敦	ka-dan
	甥	shi
	审密(国舅)	shimi
	挞不也(人名)，意为"耘田者"。	dabui
	夫　人	fushin
	讳、名、号	iri
	院、宫	uri～urdo
	部	mokon～mukun
	部	mokon～mukun
	迭剌部	delasi mokon
	阿思(宽大的)	ecigen
	阿思斡鲁朵(太和宫)	ecigen-urdo
	玉	gu
	玉兔(月亮)	gu-taulia
	乌　鸦	haha～hehe
	金乌(太阳)	ruluguhaha

仅知其义尚不能全部读音的新释契丹小字

	妻	
	和、并	Zhouu □da
	序言	shi□□
	六院部	□uri mokon
	六院部	□uri mokon
	地清	
	天混	
	天黄(天皇)(指辽太祖)	

别人已释出义我给拟音的契丹小字

契丹小字	汉　义	读　音
	中、当中、中间	duanda
	金、黄	rulugu
	金、黄	rulugu
	蛇	mahai
	仁	ikuripen
	圣	mugu

附本文新构拟的契丹原字音值

接«契丹小字解读新探»(本刊 1978 年 3 期 378 页)的编号顺序

133  ki 134  bu 135  jin 136  ka 137  ri～rda

138  kon～kun 139  mokon～mukun 140 la 141 ha

142  rulugu 143  rulugu 144 ik

别人拟对经验证无误而应采纳者

145 me 137 r

我们原先所拟的应予修订者

27 ai 125 da 126  gu。

FURTHER STUDY OF THE DECIPHERING OF QIDAN SMALL SCRIPTS

by

Liu Feng-zhu

In the Paper "A New Approach to the Deciphering of Qidan Small Script" (KAOGU XUEBAO, No. 3, 1978), the main subject is the borrowed Chinese words in the Qidan scripts. The present article is concentrated on the deciphering of pure Qidan words in Qidan small scripts by comparing them with words of languages of the same Altaic family, specially the Mongolian, Huighur and Nuzhen (Nuchen) languages. For example, we found an original Qidan word pronounced "da" for the word "between" in the Qidan script by comparing it with the Mongolian language, and from this sound "da", we further found the Qidan word "ka-dan" means "Qidan" and "queen". Making use of the word whose sound value is already known, we identified Qidan scripts for "nephew", "queen's brother", "madame" and the personal name "dabui". By comparing with the Mongolian, Huigu and Nuzhen languages, we found the Qidan script "urdo" means "palace" or "court", and the Qidan script "ecigenurdo" means "tribe", the "delasi tribe", and the "Palace of Great Harmony". From the antithetical characteristic of the Qidan language we identified the Qidan words for "clearness" and "fogginess", and found that the "gu" (jade) plus "taulia" (rabbit) mean the "moon", and "rulugu" (golden) plus "haha" (crow) mean the "sun". The pronounciation of the Qidan script "snake" was also verified and the pronounciation of the Qidan scripts "benevalence" and "holiness" were also explored. The above studies show that the original Qidan words are basically syllabic words, and not phonematic ones, though some of them may give the wrong impression of being such.

At the end of the present article, a glossary of newly deciphered Qidan words and terms, and a newly-compiled list of the sound value of some original Qidan words are given.